



奥瑞尼亚镇的两个小伙子正在前往教堂的路上

## 奥瑞尼亚:种族主义者的乌托邦 南非白人小镇,遗世而独立

南非北角(Northern Cape)省的奥瑞尼亚(Oriani)镇,虽然遗世独立,却是全南非最受争议之处。这个荒凉、平坦与干燥的小镇在创立之初,就旨在建立一个只容阿非利肯白人居住,不容黑人和杂色人加入的无色素国度,并且,奥瑞尼亚除了自行成立管理委员会、不受政府的管辖外,更令当局者不悦的是,他们还发行自己的货币。

镇上的居民以务农维持生计,并且坚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——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。

“十年了,它差不多也该寿终正寝了。”今年四月,南非著名的网络媒体“新闻二十四小时”对小镇写下了不甚友善的报导。然而欧玛——小镇唯一一家旅馆的老板娘,也是第一批移居此地的居民,却以乐观而坚定的语气说:“十多年前,我们只有七十九人,现在却有将近六百,所以,奥瑞尼亚其实是在缓慢成长。”

### 只容阿非利肯白人居住

奥瑞尼亚在缓慢成长吗?一个素有“种族主义者大本营”之称的白人城镇的成长,对于南非全国或小镇自身来说,真的是一件好事?

1990年,有鉴于南非黑人对政治权益的觉醒,过去牢不可破的种族隔离政策逐渐瓦解。因为倍感威胁,一群阿非利肯人(即荷裔南非白人),在黑人领袖曼德拉被释放没多久后,以公司的名义向地方政府买下奥瑞尼亚近四千多公顷的土地。

“刚来的时候,这里很荒芜。”欧玛的先夫雷贺尼斯如此说。

据雷贺尼斯说,奥瑞尼亚原是一片荒地,直到他们来了以后,给农田引水灌溉,然后过着有如他们的祖先波儿人(自17世纪便来到南非的荷兰人)农夫般的田园生活。在南非政坛黑白变色后,身为少数族群,保存阿非利肯人的传统与文化,更成了他们的使命。

站在小镇的高处往下眺望,可能因为春天尚未来临,小镇一片枯黄。特别是夕阳一经坠地,入夜之后,错落在编号R369道路两旁的一百多户人家,更有如整齐划一的墓园一般死寂。

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,奥瑞尼亚又仿佛是个乌托邦。

“以前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,我成天都得担心小孩安危。”搬来此地四个月的乔须瓦,刚在小镇的人口处开了一家名为“白屋”的酒庄,“可是现在,他们每天下课后,骑着单车再怎么乱跑,我都很放心



镇上的女孩们在上芭蕾舞课

了。”乔须瓦的两个孩子,分别是七岁的小乔须瓦和十岁的麦可。在人口普遍呈高龄化的奥瑞尼亚,他们的加入,无疑为小镇带来了无限活力。

### 难以摆脱历史阴霾

世上的小镇不计其数,却唯独奥瑞尼亚受到的瞩目大不相同。因为小镇创立之初,旨在建立一个只容阿非利肯白人居住,不容黑人和杂色人加入的无色素国度。所以应该宁静的小镇,从来没有片刻宁静。

“光是今年上半年,来到我们这里采访的媒体,就有瑞士、法国、德国等17家。”谈到小镇广被各方媒体青睐,雷贺尼斯面露忧苦之情。

“他们总是极尽能事地丑化一切。说我们是一群疯子,把我们形容为一群种族主义者,反正,只因为我们是荷裔南非白人,就要背负所有的原罪。”

雷贺尼斯以BBC电视台为例,抱怨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,是如何乔装成当地居民,骑着数辆重型机车跟踪一名黑人记者,以制造奥瑞

铺路所订下的种种不人道措施,如今看来倒像是为他们预种的恶果。以“群区法”来说,尽管迁移至奥瑞尼亚的居民,都是出于自愿,但同样由于先天失调的地理条件,所以几乎和当年黑人被迫接受的零星土地无异。这个孤零零的小镇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。

### 种族主义恶名如影随形

更惨的是,尽管维沃尔德本人早在1966年便遭暗杀身亡,种族隔离政策废除迄今也已超过10年,但种族主义者的恶名,依然像挥之不去的阴影,笼罩在阿非利肯人的身上。

把一名被称为种族隔离之父的人的雕像竖立在小镇最显著的地方,光凭这点,要人相信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很难。特别是奥瑞尼亚除了自行成立管理委员会、不受政府的管辖外,更令当局者不悦的是,他们竟然还发行自己的货币。

### 杂色的人也受欢迎

一场为教会举行的义卖会上,无论男女老少,都铆足劲地促销自制的传统蛋糕和点心,要不就是拍卖家里不再需要的锅碗瓢盆。

“你好!”令笔者感到错愕的是,尽管种族主义者的说法甚嚣尘上,但身为荷裔南非人定义下的杂色人,笔者和摄影师还是受到此起彼伏的欢迎。

“尝尝我们传统的煎饼,这种饼加了肉桂和红糖,只有阿非利肯人才会做噢!”小镇居民们的英文带有浓厚的阿非利肯腔。

“多少钱?”正当笔者打算付钱,才发现自己尚未兑换当地货币。“南非币也可以吗?”笔者仍深怀戒心,语气因此充满试探。

“当然可以!那有什么问题!”卖煎饼的泰德一脸灿烂的笑容,一下子便化解了笔者心中的疑虑。

其实,这里的建筑皆朴素平淡,正如这里的每一个阿非利肯人,个个平实友善。

尼亚对媒体不友善的假象。问BBC何苦这么做?雷贺尼斯垂下头来无奈地说,“他们无非是想证实,我们和他们心目中想象的一样偏执、疯狂!”

### 种族主义者的雕像立在村里

雷贺尼斯所指的原罪,最具体而微的投射对象,就是矗立在小镇丘陵最高处的一座雕像。小小雕像高不过一公尺,但对南非的命运,不管黑人或白人,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雕像纪念的不是别人,正是执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人物——维沃尔德。

1958年,基于莫名的优越感和身为少数的恐惧,为了保护荷裔白人在南非的特权,维沃尔德就任总理之后,便不遗余力地推动种族隔离政策。除了恶名昭彰的“通行法”:规定黑人不能与白人同车、日落后不能滞留在白人居住的城市等,“群区法”更把黑人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固定的区域,以确保他们远离政治核心。

过去荷裔领袖为了替后代子孙